

## 赴國內大學交換-交流心得分享

姓名：顧振輝

清華系所：台灣文學研究所

交流學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交流系所：戲劇學系

交流學期：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心得分享(可針對學校環境、課程等描述，如有照片請先壓縮)：

台北藝術大學位於台北市北投區關渡的一條山坡上，主要的教學行政場所都依坡而建。樹林濃密，環境優美。同時又能俯瞰整個台北市，位置相當獨特。但上下課，往來課堂與宿舍間，都不斷地在上坡下坡。雖然有定時的班車，但還是頗有奔波之苦。因為我在開學前，不慎足部骨折。開學後在近一個月的時間裡都需要以輪椅行動。而戲劇學系就在山坡下面，接近校門口的位置。宿舍又在上坡再上坡的研究生宿舍。每次行程都約有 1.5 公里，上下海拔近 50 公尺。故而上學回宿舍還是十分辛苦。

所幸該校允許學生機車通行，這就使得學生上下學可以稍微輕鬆一些。這是同樣宿舍位於山坡上，部分院系在另一座山坡上的清大值得參考的政策。另外，該校鼓勵電動自行車通行，電動自行車可以不用付費就能進入校園。學生也能免費申請研究生宿舍地下停車位。在我能夠慢慢步行時，就去購買了一台電動自行車，這就大大方便了我上下課的負擔，也有利於我患足的恢復。

我交換的院系是戲劇學系。身為清大臺文所博士班的學生，我只需修 6 學分就可以到達所上學生修課的要求。所以，我就選修了“議題研究與方法”的以及“中國戲劇劇場史專題”課程。由於來臺文所讀博前，我分別就讀于中央戲劇學院與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史論是我的專長。能到台灣數一數二的戲劇科系中學習，可謂是如魚得水。收穫滿滿。

議題研究與方法這門課主要是教你怎樣寫論文，但老師也提供了不少的西方哲學家的思想脈絡，這也打開了我的研究思路。中國戲劇劇場史專題是由徐亞湘教授開設的課程。徐老師的風度讓我直接聯想起了民國時期的那些戲劇大

家。課程也以戲曲話劇“整體觀”的思路去理解中國近現代戲劇史。同學們在課上的討論交流碰撞，也令我收穫不小。

同時，我也看了戲劇學系的畢業演出《凡尼亞舅舅》，這是一部契訶夫的著名劇作。該劇是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2017 年秋季公演的劇碼。早在 1994 年，契訶夫的名作《凡尼亞舅舅》就曾在該校上演。據該劇的演出說明書介紹，那時坐在台下觀劇的朱宏章尚未入學，23 年後，他在中戲表演系拿到了博士學位，現任該校藝術創作所副教授，帶著這群大三、大四，碩一、碩二的學生，將這部經典劇作搬上了舞臺。

我自九月作為交換生來到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以來，第一次進到該校的劇院。觀劇伊始，筆者就有一種源自臺詞表達上的不適應。對演員們使用充滿在地生活氣息的臺灣國語來表現臺詞，讓筆者在觀劇伊始有些難以進入劇情。看著演員們身著俄式的裝扮，在西式古典傢俱間行動時，用著濃重的臺灣國語，對於一個大陸人來看，實在是很跳戲。現在想來，一來舞臺上的演員，並非全部是表演專業出身。有的研究生在本科學到也不是與戲劇有關的專業。到了研究生階段，自然在部分表演的功底上會有所欠缺。生活化的臺詞表達，有時也會有發聲含混不清，聲音較低的感覺。二來應該也是和筆者學習觀劇的經驗有關。在看慣北京、上海等地專業院校或院團以一種非生活化的，帶有時而過分用力的“譯製片”腔調來進行臺詞表達後。對此習焉不察。臺灣對於戲劇表演者在臺詞方面的培訓似乎有著不同的體系與方法，當我作為一個外來者，第一次在學院裡直面這類不同培養方法及表達方式的臺詞呈現時，這樣的不適應的感覺自然是難免的。

好在筆者在臺灣已經有了一年多的學習生活的經驗，隨著劇情的推展，在逐漸適應臺灣學生演員的口音後，逐漸感覺到該劇導演對於契訶夫劇作的準確把握。契訶夫的劇作通常都是讓平常的生活自然流淌於舞臺上，在習以為常的生活潛流中去尋找的人生點滴的悲喜與無奈。契訶夫的劇作之所以偉大，他是

帶著一種既有俄國特色，而又有一種人類普世情懷於其中。北藝大的學生們用他們日常的生活的對話，亦能將平淡生活中的人生悲喜以一種在地的，更能為臺灣民眾接受的方式呈現出來。雖然，難免因為人生閱歷的缺乏而稍顯幼稚，然而，契訶夫是俄羅斯的，更是全世界。所以這也何嘗不是一種值得肯定的詮釋方式呢？

與演員的表演相比，此次演出更值得稱道的是該劇的舞臺設計。在演出尚未開始時，整個舞臺就靜靜地展現在陸續進場就坐的觀眾面前。舞臺的台口及台底各設有兩條弧形“沙道”。這兩條沙道在舞臺中央分隔出一個橢圓形的演出空間。舞臺設計者將白色的細沙鋪填其中，靠近觀眾一側的沙道較平，靠近台底一側的沙道則有一道較高的坡度。兩條沙道都通向兩側側幕上下場的地方。在舞臺的兩側，各豎立著兩棵高高的白樺樹樹幹的模型。台底的幕布上則畫著藍色的天空並點綴著兩三朵白雲。

這樣的舞臺設計就很巧思，首先，這樣的設計符合劇中所設定的空間環境——俄國鄉村。在當時，這樣的道路是俄國鄉村最為普遍的道路形式。其次，由於其特殊的色澤與材質，在與燈光的配合下，能產生符合劇作風格特色的光影效果。在某些換場的時刻，舞臺的其他燈光全滅，頂光以緩慢的速度變暗或變亮時，舞臺其他空間慢慢消失在觀眾視野裡，舞臺完全變暗，或剛變亮時沙道會是最後一個消失或第一個出現在觀眾視野中的舞臺佈景。就是在這燈光轉變的幾秒間，正是觀眾將注意力從人物身上轉移到舞臺上的時候。這兩條弧形蜿蜒，而又幾乎貫穿的全場的沙道，幾道人物上下場時留下的腳印在光影轉換間得以凸顯。正是這樣的變幻凸顯出一種與劇情主旨相一致的詩意。同時，導演在每一幕開始及結尾時，都會安排一位元俄國農人的角色，以緩慢的步伐，用一把木質且等寬于沙道的平沙耙，在暗淡的燈光與時而安靜時而悠揚的背景音樂中，緩緩地將沙道上的腳印一一抹平。

這樣的舞臺呈現，就孕育昇華出一種詩意。這條沙道便不再是一條物理上

的行走通道，而是一條時光的隧道。在歷史的長河中，多少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往往就如滄海一粟般渺小而不為人所知。他們的命運浮沉往往被淹沒在在大的歷史洪流之中，而這樣的身世浮沉，又是建立在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之中，翕忽而逝。對他們而言，一切都曾發生過，一切又好像都不曾發生過。

再者，作為劇中人物出場、離場的重要通道，劇中人物通過沙道上下場時，會隨著劇情、人物性格以及狀態上的變化而會伴隨著或快或慢，或穩健、或輕快、或蹣跚的步伐，都會在沙道上產生不同的音效。這就在聽覺上幫助了人物與情境的塑造。

在這裡，最值得稱道的是，李文媛所扮演的桑尼亞在劇中發現醫生情感真相後的那個處理。桑尼亞當時正原本以一個較為輕快的步伐從沙道走向舞臺中央的表演區，就在正要走完沙道，在無意間瞭解事件真相後。桑尼亞在行進的瞬間站住了，但由於慣性，她步伐帶起了一大把沙子灑到了中間的表演區。沙子落在木質的舞臺地板上時產生了一片細緻而綿密的沙沙聲。之後，場上演員又保持了兩三秒的靜場。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在那一個令桑尼亞心碎的時刻，契訶夫在劇本中並沒有安排任何劇烈的動作，一切都在不言中。在這個瞬間裡，演員這樣的行動無疑是一個神來之筆。人物突然僵直的身體，哀戚而又盡力壓抑掩藏神情，再加上一片沙子刷刷的落地聲。正好構建起一個絕妙的戲劇情境，人物的發現與情節突轉的戲劇性都在這個片刻實現。同時也透過整個舞臺象徵了人物的心理活動。幾秒鐘的靜場，更是將契訶夫劇作引而不發，恬淡悠遠的風格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一場景呈現是舞臺設計、導演調度、演員動作以及劇作本身在那一剎那的完美融合。對於這樣可遇不可求的瞬間，若再早年前的戲曲舞臺上，想必會有全場的喝彩。

然而，在舞臺幕布上的處理，舞臺設計則顯得有些呆板。僅僅一片暗藍色及幾片雲的幕布還不能凸顯出全劇的意境。如果能參考上海話劇藝術中前兩年

的演出的《萬尼亞舅舅》處理。在換場的間隙通過投影將日暮下隨風搖曳的廣袤森林的景象動態地投射到幕布上，並配以伴樹林婆娑及鳥啼雁鳴的聲效。這樣的舞臺呈現效果，想必會與沙道所產生的舞臺效果相得益彰，更上層樓。

總的來說，該劇導演還是四平八穩地將契訶夫劇作的特色表現了出來。沉鬱遼闊的，俄羅斯漸次蕭瑟的秋日氛圍，人物在艱困中覺醒後的無奈與麻木，都在該劇的舞臺上一一呈現。導演畢竟有著中戲求學的經歷。整場演出令人感覺也是漸入佳境，筆者在觀劇的某些瞬間也感覺仿佛又回到了大學本科時代。那些年，一切都似曾發生，一切又好像未曾發生。

學期的最後，戲劇學系還組織了期末的報告會。研究生同學可以提出自己的論文大綱或全文，所有老師都會出席幫你三堂會審、集思廣益。我覺得這是一個極好的學習機會。我的發表也獲得了老師們的肯定，並收穫了許多有益的意見與建議，為我未來的博士論文打開了新的思路。

以上便是我的這一學期在台北藝術大學交換的心得。若不是博士學程之緊張，我願多交換幾個學期，以加強我在戲劇領域的專業水平。我熱切地希望清大日後也能像台大一樣開始戲劇學系，以進一步豐富學校的科系設置，也進一步繁榮台灣的戲劇演出與研究的深度。

※本心得將放置推廣中心網頁供參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